

再則俞濟時將軍敘述親身經歷的戰役，諸凡作戰地點、日期、地理環境、敵我態勢、戰鬥序列，全以圖表數字統計臚列，並附以照片；尤對傷亡官兵一一舉其姓名籍貫，表彰忠勇，緬懷壯烈，含意深長。

## 「金圓券」故事外一章

張宗漢

俞將軍並邀約在臺故舊，詳加佐證，旁搜遠紹，唯恐有失，洵如將軍於剿匪篇內自序曾云：「剿滅方志敏匪部一役，在整個剿匪作戰過程中，究係片段，為期本戰役與國軍之清剿形成系統，故本篇特另闢章節，俾我年輕一代讀者，能獲

知脈絡。」對歷史的重視，不稍涉虛構失實，對為國奉獻的傷亡將士，功不唐捐，不使隱沒無聞，凝聚心力，歸納排比，乃費一番精湛工夫，至對戰法運用之啓發，與實戰經驗之傳述，尤有多者，吾人三復斯篇，殆有所共識與借鏡歟。

民國三十七年的金圓券幣制改革，在我國幣制史上，係自民國二十三年實行法幣政策之後的一件重大事項。雖事隔四十七年，近又有當初主持其事之已故王雲五及徐柏園兩氏個人紀錄發表，其內容當信而有徵；惟有未提及故事，頗值一談，此係彼時中國農民銀行總經理李叔明氏向筆者所口述。

據悉當金圓券計畫完成草案後，曾由彼時行政院長翁文灝攜往上海，邀集國家銀行主持人徵詢意見。在座有某國家銀行主持人（似是中國銀行總經理貝祖貽，因事隔多年，未敢確定。據王雲五手稿中提及張公權氏有反對意見，張公權任中國銀行董事長，兩者頗可引證）曾謂此改革計畫中有關金鈔外匯收歸國有一節，其實施方法不啻以一套法令，加上警察，即可貫徹施行，想法未免失之天真。倘此項辦法果能成功，則多年來若干經濟學者之著作，均可撕毀，不值一讀矣！翁文灝答以計畫已定，無法再行重擬。

貝祖貽所論，說明了一項原則，即：經濟

改革不可全憑行政力量，必須依賴經濟手段，方為正道。可惜王雲五所擬改革計畫，不以經濟手段改革經濟問題，註定了必然失敗的命運。再就王、徐兩氏所發表的個人紀錄，尚有值得商議之處歟。

王雲五先生苦學自勵，為一代風範，而其著作等身，尤足後世欽仰。但通觀王雲五著作有關文史者居多，涉及經濟金融者殊少。倘王雲五亦具此項學養，必會有宏文專著行世。據其自述，有關幣制改革計畫，多係摭拾報章雜誌及財政部內同仁之條陳意見，據以擬就，這樣的計畫實在失之草率，此其一。王雲五的計畫呈送先總統蔣公後，蔣公即囑翁文灝應邀集專家再作究議，足徵先總統深知王氏或有智慮未週之處。可惜所邀專家僅限於政府人員，當時真正對財經問題有研究的經濟學家固不多，但亦不乏其人，可惜均未獲延攬。據王、徐兩氏所述，雖經專家研究，最後定稿草案與王氏原擬辦法，更動極少，則所邀請之專家並未獻言，祇是官場奉承上級旨意而已，此其二。王雲

五草擬方案過程，極盡機密之能事，幾為渠一手包辦。其後仍經黨政雙層會議核議，與會諸公其中不乏飽學之士，竟亦不置一詞，使此歷史上空前之經濟改革要案均照原案通過，王、徐兩氏自述中，關於此點均無記載，是否有所避諱，頗令人置疑。

關於幣制改革，前此於民國二十三年時實施法幣政策，亦嘗令民間所持銀元限期向金融機構兌換法幣。迨三十六、七年間，法幣貶值，民間尤以公務人員競以法幣換購銀元保值，可見歷十餘年民間所藏銀元為數仍夥。當時買賣銀元之市場即在南京大行宮財政部圍牆之外，好事者曾以銀元上袁大頭酷似王部長雲五氏，用為笑談。斯時王雲五如於公暇步出財政部外，稍作瀏覽，或亦可憬悟，幣制改革非易也。王雲五以書生報國，熱誠有餘，財經知識或猶未足。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革命的基礎在高的學問，為政亦然。嗣後王雲五以幣改計畫失敗引咎辭職，表現負責風度，亦說明重臣之不易為焉！